

1928 9. 1. 初版

1 — 1500 册

每册實價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

目 次

1. 謊語的頹敗
2. 英國詩選
3. 一瞬間的吟遊歌人
4. 印度情詩選
5. 波特萊爾散文詩選
6. 一個明媚的早晨
7. 幽會
8. 印篤拉神的判斷

謊語的頹敗

薛侶兒(穿過開着的窗門,從外面廊廡裏走進來。)我親愛的維汾,不要整日的鑽在書齋裏。今天下午的天氣真是可愛極了。空氣是十分的佳妙。樹林上都籠着一片紫色的霧靄,好像梅樹上微紅的花朵。讓我們出去躺在碧草上,抽幾枝捲煙,享受享受自然罷。

維汾。享受享受自然！我很歡喜的對你說罷。這種享受的能力我早已完全失去了。人家告訴我們說,藝術會使我們比從前格外愛自然;會把自然的神秘⁵⁹啓示給我們看;倘若我們仔細去研究珂羅脫(Corot)和康司坦白兒(Constable)

我們又曾在自然裏看見我們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但是我自己的經驗却正和這個相反，我們愈研究藝術，我們對於自然愈不關心。藝術真正啓示給我們看的是自然的圖案的缺乏，她的奇異的殘形，她的異常的單調，她的絕對未完成的狀態。自然當然有她良好的意向，但是，亞力司托多耳曾經說過，她不能實現她的意向。當我觀望一處風景時，我禁不住會看見牠所有的缺點。雖然，我們很幸運，自然是這樣的不完全，倘若不是這樣，那末我們沒有什麼藝術了。藝術是我們對於自然的強烈的反抗，是我們使自然知道她的相當地位的勇毅的努力。至於自然的無限的繁複，那純粹是神話罷了。在自然裏面找不到有這麼一回事的。這祇存在於想像之中，或幻想之中，或存在於觀望自然者的精練的盲目之中。

薛侶兒。好，那末你可以不必觀望那風景好了。你可以躺在草地上抽煙談話。

維汾。但是自然是這麼的不適意。草地是硬而多塊，又潮濕，又有許多可怕的黑色的蟲

類。哼，就是毛利司的最起碼的工匠也可以給你做一隻比完全的自然所能做的更適意的凳子。自然在“那條從牛津得到命名的街道”（有一次你所十分敬愛的詩人曾這樣卑賤地說過的）的器具面前不由得不色變。我不說什麼怨言。倘若自然本來是適意的，人類也決不會發明建築學，我也不會歡喜房屋而不歡喜空地了。在一座屋子裏面我們覺得一切都有適當的比例。一切的東西都隸屬於我們之下，依我們的便利和快意而形成各種式樣。在人類正當的莊嚴上很需要的大我主義完全是戶內生活的結果。出了門外一個人就會變成抽象而非個人的了。他的個性完全沒有了。自然也就很冷淡，很不可欣賞的了。不論什麼時候我在這兒花園裏走着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對於自然不過好像是在山坡上吃草的牛，或是在陰溝裏開花的牛蒡罷了。自然是恨思想的，沒有再比這句話更顯然的了。思想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東西，人爲了思想而死，正好象爲了別種疾病而死一樣。很僥倖，無論如何在

英國思想是不引人的。我們良好的民族氣質完全是由於國民的愚蠢。我只希望這座我們快樂的歷史上的偉大堡壘能永存於來日；但我恐怕我們將要開始受到太少的教育；至少每個不能學讀的人都去教書——那真是我們熱心教育的結果。同時，你還是回到你的惹厭的不適意的自然去，讓我在這裏來改正我的草稿樣罷。

薛侶兒。寫一篇文章！這同你剛才所說的不大一致罷。

維汾。什麼人要一致呢？那些蠢物，那些空論家，那些把他們的主義推到苦痛的實行，推到實行的反證論法的使人生厭的人。不是我。像愛牟生（Emerson）一樣，我在我圖書室的門上寫着“狂想”二個字。還有，我的文章確是一個最有利益最有價值的警告。倘若牠得到應有的注意，或者有新的文藝復興，也未可知。

薛侶兒。題目叫什麼？

維汾。我想叫做“謊語的頹敗：一個反抗”

薛侶兒。謊語！我想我們的政治家才有那個

習慣。

維汾。我確定地對你說罷，他們是不說謊語的。他們決沒有超過謬說之上，他們確確實實地低降於證明，討論，和辯論之下。他們同真正的說謊語者的性質有多麼的不同，他的坦白的，毫無顧忌的談話，他的至上的不負責任，他的對於各種證據的健康而自然的藐視！畢竟，什麼是一個良好的謊語？良好的謊語不過是一個有牠自己的證據的謊語罷了。倘若一個人是十分的沒有想像而生出證據去保證一個謊語，他也能一樣的立刻說出真話來。不，政治家不能這樣。關於律師公會方面或者可以說些話。詭辯家的衣服套上了律師公會會員的身上。他們虛偽的熱心和不實的修詞是可喜的。他們能夠把惡事說得像善事一樣，好像他們是剛從里昂^①學校裏出來的，並且他們的出名是因為他們曾為他們的當事人從不願的法庭裏得到勝利的判決書，即使那些當事人（事情常常是這樣的）是清楚地確實地無罪的。他們的稟狀由凡庸的人所寫

成，並且不以舉出成案爲恥。不管他們的努力，真相自然會呈現出來。就是報章也退化了。現在報章是可以絕對信賴的了。誰去一行一行讀的都會覺得這樣。我們常常看見的總是那些不可讀的東西。我恐怕贊成律師和記者的話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了。況且，我所要較量的是藝術中的謊語。我要給你讀我所寫好了的東西麼？這或者會對於你很有利益。

薛侶兒。那自然，倘若你給我一枝煙。多謝。還要問你，你預備在什麼雜誌上發表？

維汾。回顧評論上。我想我已經對你說過。那當選人已把這個雜誌復活了。

薛侶兒。你說的“當選人”是什麼人？

維汾。哦，那當然是倦了的享樂主義者了。這是在裏面的俱樂部。我們擬定當我們會見的時候各人衣服的鈕扣上都要佩一朵凋謝了的薔薇，要有一種傾向於杜密勤的儀式。我恐怕你不合於這個。你太歡喜簡單的快

薛侶兒。我恐怕會被根據了獸性的理由拒

絕入會的？

維汾。或者會的。況且，你又太老了一些。我們不允許中年人入會的。

薛侶兒。哦，我想你們相互間一定很絮煩的。

維汾。我們是這樣的。那就是這個俱樂部的目的之一。現在，倘若你答允不常常間斷我，我就把我的文章讀給你聽。

薛侶兒。你會看見我一心一意地聽着。

維汾（用一種十分清楚的，而像音樂般的聲音讀着。）**謊語的頹敗：一個反抗。**——我們近代文學所以有奇異的庸俗性的最大原因當然是謊語的頹敗，假使從謊語是一種藝術，一種科學，和一種社會的快意說來。古代的史家用事實的形式給我們以可喜的傳奇；近代的小說家帶了傳奇的假面給我們以晦澀的事實。藍面誌很快的變成了他的方法上和形式上的理想了。他有他的討厭的 *document humain*（人類的典型），他的可憐的小的 *coin de la creation*（創作的小錢），他用他的顯微鏡透視到裏面去。我們

會看見他在國家圖書館，或在英國博物院裏，不怕羞地搜查他的題材。就是人家的思想他也沒有勇氣去接受，只是直接鑽到人生裏面去搜求一切的東西，最後，他從家庭的範圍裏，或從每週的洗衣婦裏面尋到了典型，並且得到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後（就是在他最默想的時候他也不能完全從這些東西上面擺脫），在百科全書和個人經驗之間，他才腳踏了實地。

⑤ “一般的文學從我們近代這個虛偽的理想所得到的損失是很難過分估計的。一般的人民談論一個‘生成的說謊者’有一種大意的態度，正好像他們談論一個‘生成的詩人’一樣。但是他們在這兩者上面是都錯誤了。謊和詩都是藝術——依拍拉圖所見到的，相互間不是沒有關係的藝術——這兩者都需要最謹慎的研究，和最不偏袒的專誠。當然，牠們有牠們的技術，正好像比較更實質的藝術，如圖畫彫刻等，有牠們形和色的至上的祕訣，牠們技巧的神祕，牠們熟思的藝術方法是一樣的。一個人認識詩人是由於他

的精妙的音樂，所以要認識一個說謊者也可由於他的異常有節奏的言辭，在這兩個場合上只要有一剎那間的偶然的靈感就夠了。在這種地方，無論什麼地方也是這樣，練習一定在完美之前。但是在近日，當寫詩的事情變得太平常，倘若能夠，寫詩的興趣應該要減低的時候，說謊的事情差不多降到了不名譽的地步。有許多的青年生有誇張的天賦，倘若在適宜且同情的環境中得到良好的營養，或者摸倣最好的模範，實在很可以培養成真正偉大且神奇的東西。但總是這樣，最後他一無所成，他不是沾染了準確的大意的習慣——”

薛侶兒，我的愛友！

維汾：請你不要在句子的中間間斷我，“他不是沾染了準確的大意的習慣，就是常常跑到老年人和學問淵博者的社會裏去。這兩者對於他的想像同樣的是致命傷，真好像是對於無論何人的想像是致命傷一樣，在極短的時間中，他漸漸生出一種說真話的病態的不健康的能力。

開始要證明一切在他面前所說的話，毫無躊躇地反駁比他年紀要小得多的人的話，最後就寫小說，這些小說寫得這樣地確像人生，簡直沒有人會相信他們的或然性，這不是我們所舉的唯一的例子。這不過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假使我們不能減低，或至少改變，我們對於事實的奇怪的崇拜，藝術會變成荒蕪不堪，美也要與世離異了。

“就是斯蒂文孫，那情妙幻奇的散文的老手，也染着這個近代的惡點，因為除了把他叫做惡點外沒有別的相當的名字了。常有這種事情，就是一個故事往往會失實就因為要把他寫得太真的緣故，‘黑箭’是這樣的非藝術的，因為裏面沒有一個年代的錯誤可以誇矜的，‘詹加耳醫生的變相’讀起來時是這樣的危險好像是一個蘭式脫裏面做出來的實驗。至於哈葛德(Haggard)呢，他真的賦有，或曾經有過，一個十分完全的大謊語家的性格，他現在是這樣的怕人家疑他為天才，當他告訴了我們實在可以驚異的事情

時，他似乎覺得一定要發明一種個人的追憶，做成註解，當作一種懦怯的證實。其他的小說家也不比這個好多少。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寫小說好像當作一種痛苦的責任一樣，他的簡潔的風格，他的確當的辭句，他的迅捷且尖銳的譏諷都消耗在低卑的動機和不可解的見解上面去了。霍爾加因(Hall Caine)確然是專心於浮誇上面的，但是他却拉直了嗓子寫小說。他的嗓子高得人家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話。詹姆士潘恩(James Payne)精於隱藏那些人家不屑去搜出來的東西。他懷着近視眼的偵探的熱心去搜尋明顯的東西。倘若你去翻閱他的書，作者的懸局簡直受不下去。威廉勃蘭克(William Black)的四輪馬車和馬不會向太陽飛去的。牠們(馬)不過在晚上把蒼穹磨成狂暴的石印的彩色。農夫看牠們靠近的時候都乞靈於語言。奧立芬夫人(Mrs. Oliphant)很快活的喋喋於副牧師，網球會，家務，和其他使人厭倦的事情。梅玲克勞福(Marion Crawford)把自己獻在地方色彩

的祭壇上了。他好像是一個法國喜劇中的女人專門講‘Le beau ciel d'Italie’（意大利的美麗的天空）還有，他有一種惡習慣，愛說道德的陳腐話。他常告訴我們說，爲善就是爲善，爲惡就是爲邪。有的時候他幾乎是教訓式的。羅勃脫愛爾司米Robert Elsmere 當然是一篇傑作——一篇‘Genre ennuyeux’（無聊的风格）的傑作，這種文學的格式是英國人民能夠完全享受的。我們有一個有思想的青年朋友告訴我們說，這篇東西使他記起在一個莊嚴的，不從英國國教的家族的屋裏吃着茶點時候進行着的一種談話，這個我們很可以相信他。真的這樣的一本書只有在英國能夠產生出來。英國是失却的思想之家。至於那派只知道太陽從東方昇起來的每日增多的小說家，我們能夠說他們的不過是，他們知道人生未成熟，然而讓牠這樣，

“在法國，雖然沒有產生過像羅勃脫愛爾司米那樣十分使人生厭的東西，事情也不見得怎樣好。莫泊桑用了他尖銳的冷酷和他嚴厲且活

潑的風格把幾條仍還遮掩着人生的可憐的爛布都撕去了，顯給我們看那可羞的疼痛和紅腫的傷痕。他所寫的病色的小小的悲劇，裏面的人物沒有一個是不可笑的；他所寫的辛辣的喜劇，誰看了都笑不出來，就因為眼淚的緣故。曹拉忠於他在他的文學宣言裏面所說的高貴的^發原理，就是‘L’homme de Génie n’a jamais d’esprit,’他決定要給人家看，倘若他沒有天才，他至少能夠變成愚蠢。這句話他多麼的能夠辦到呀！他不是沒有力量。確然有的時候，好像在 *Germinal* 裏面，他的作品裏有不朽的地方。但是他的作品從開端到結末都是錯誤的，不是在道德上錯誤，却是在藝術上錯誤，從不論那種倫理學的立腳點看來，應該是那樣，無容置疑的。作者是十二分的真實，描寫事物也貼準是那樣子。不論那個道德家更能希望什麼呢？我們對於近日反對曹拉的道德的忿怒不表一些同情。這不過是揭穿了談達夫（莫利哀的一個喜劇裏的主人翁，是一個偽君子。——譯者。）的忿怒罷

了。但是從藝術的立腳點看來，對於 L'Assommoir, Nana 和 Pot Bouille 的作者有什麼讚美的話可以說呢？沒有什麼可以說。羅斯金 (John Ruskin) 說喬治依留脫 (George Eliot) 所寫的小說裏面的人物好像一輛潘通淮爾的公共馬車的疾掃而過，但是曹拉小說裏面的人物更要壞得多。他們有他們的無味的罪惡，和他們的更無味的德行。他們生命的記錄絕對沒有興趣。誰去管他們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在文學中我們需要的是特性，迷惑，美感，和想像力。我們不願那些下等階級的行為的描寫來困擾我們。都德 (Alphonse Daudet) 要好一些。他有機智，一種輕快的筆觸和一種可愛的風格。但他近來在文學上自殺了。沒有人會關心那說 'Il faut lutter pour l'art' 的地洛佩耳，或那永遠歌頌着夜鶯的淮耳梅喬，或那在傑克裏面的說着 '殘酷的巧語' 的詩人，現在我們從 *Vingt Ans de ma Vie littéraire* 裏面知道，這些人物直接從人生裏面取出來的。在我們看來他們沒

乎突然失去了他們所有的生命力，他們僅有的幾種性質。惟一真實的人是那些未曾生存過的人，倘若小說家低卑得到人生裏面去尋他的人物，他至少應該把他們假作他的創作，不要誇說他們是模擬物。一部小說裏面的一個人物倘若能够成立，不是因為別人是那樣，而是作者是那樣。否則那部小說不成爲藝術品。至於保羅蒲石（Paul Bourget），心理小說的大家，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他想像近代的男女能够無限地分析開來，寫成無數的章回。照事實說，良好社會的人民之有趣——蒲石難得走出聖求門，除了來到倫敦——在於他們每個人面上戴的假面具，不是那隱藏在假面具背後的真面目。這是一種可恥的懺悔，但是我們都是從一個模型裏做出來的。在福耳司旦夫裏有一些哈孟雷德，在哈孟雷德裏面沒有一些福耳司旦夫。那肥大的武士有他的悲哀的形狀，那年青的王子有他的粗鄙的幽默的時候。我們互相分別的地方完全在偶然的事情上：比如服裝，舉